



◎名家名译◎

超值白金版

29.80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文库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青年近卫军 绞刑架下的报告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等 著
周露等 译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THE YOUNG GUARD
NOTES FROM THE GALLOWS



中国华侨出版社



◎名家名译◎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THE YOUNG GUARD
NOTES FROM THE GALLOWS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青年近卫军 绞刑架下的报告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等 著
周露等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绞刑架下的报告/(苏)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著;周露等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113-0256-4

I.①钢… II.①奥… ②周… III.①长篇小说—作品集—苏联 ②报告文学—捷克斯洛伐克—现代 IV.①I512.45 ②I51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4605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绞刑架下的报告

著 者:(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苏)法捷耶夫 (捷克)伏契克
译 者:周 露 蒋承俊
责任编辑:文 冰
封面设计:王明贵
文字编辑:于海娣
美术编辑:武 亿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020mm×1200mm 1/10 印张:44 字数:726千字
印 刷: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256-4
定 价: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58815874 传真:(010)58815857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绞刑架下的报告

前 言

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和《绞刑架下的报告》三部世界经典名著的合集。这三部作品都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特别是在青年读者中影响巨大，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苏联著名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生著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闪烁着崇高理想光芒的经典之作，在苏联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解释这部作品的标题时说：“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在这部史诗般的英雄传记小说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塑造的保尔·柯察金形象已经成为道德的楷模，其形象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震动着数代人的心弦。保尔是一个刚毅坚强的战士，他在人生各个方面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面对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勇往直前；面对病魔，他多次令死神望而却步，创造了“起死回生”的奇迹。尤其是他在病榻上还奋力向艺术的殿堂攀登，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保尔对理想的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钢铁般的意志、刚强的性格，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这也就是为什么保尔·柯察金这个名字能够响彻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够成为青年生活教科书的根本原因。同时，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这部小说都可以称为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就它对读者影响的力量和深度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法捷耶夫是苏联优秀的革命作家、文艺批评家，1945年创作出被誉为里程碑式的杰作《青年近卫军》。这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描写了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期间，克拉斯诺顿市共青团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与德国法西斯英勇斗争的事迹，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青年英雄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青年近卫军》之所以成为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不仅因为它具有深邃的思想，而且还在于它精湛的艺术成就。作品反映生活，既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深刻，

又饱含浪漫主义的激情，对未来寄予理想。小说的艺术结构博大、宏伟，但又相当完整而严谨。情节的发展缓急有致，起伏跌宕，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作品用准确的肖像描绘和细腻的心理分析来显示英雄们外形与心灵统一的美，并以抒情的笔触插入真挚而热烈的赞美词，从而使得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可敬可爱。

伏契克既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又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绞刑架下的报告》是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部轰动世界的文学名著，在捷克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品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狱中难友们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深刻揭露了纳粹党徒的残暴行径和叛徒特务的卑劣伎俩，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绞刑架下的报告》自1945年在捷克出版以来，已被译成9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对世界各地的读者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教育意义。在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先后发行过该书两个根据其他文字转译的版本，对中国读者起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伏契克在这部以他的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书中，记述了他和他的同志们对纳粹分子的斗争经历以及自己被捕入狱的经过，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和故乡的深深眷恋。他告诉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伏契克光辉、战斗的一生，将永远鼓舞着人们为美好的未来而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和《绞刑架下的报告》三部作品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传世经典，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深受世界广大读者的喜爱，至今仍然畅销不衰。通过阅读这三部文学经典，读者可以从中汲取经验，获得力量，让世界名著的丰厚内涵丰富自己的内心，从而领略世界文学名著的独特魅力。

本书译者均是国内享有声誉的著名翻译家，译本质量一流，是各界公认的优秀译本，代表了该名著在我国的翻译水平和译者的创作水平。另外，文中配以和情节紧密相关的插图，和文字形成了互补、相得益彰的最佳效果，为读者全面、具象地理解世界名著的内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绞刑架下的报告

目 录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部	3
第一章	3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5
第五章	46
第六章	54
第七章	73
第八章	88
第九章	101
第二部	113
第一章	113
第二章	125
第三章	147
第四章	170
第五章	188
第六章	203
第七章	214
第八章	228
第九章	239

青年近卫军

第一部	245
第一章	245

第二章	247
第三章	249
第四章	251
第五章	252
第六章	255
第七章	257
第八章	261
第九章	263
第十章	267
第十一章	269
第十二章	271
第十三章	273
第十四章	276
第十五章	278
第十六章	281
第十七章	282
第二部	286
第十八章	286
第十九章	288
第二十章	290
第二十一章	293
第二十二章	296
第二十三章	298
第二十四章	301
第二十五章	303
第二十六章	304
第二十七章	306
第二十八章	308
第二十九章	311
第三十章	317
第三十一章	320
第三十二章	322
第三十三章	325
第三十四章	329
第三十五章	333
第三十六章	338

绞刑架下的报告

伏契克夫人的话	343
一九四三年春写于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	344
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	345
第二章 临死前的痛苦	349

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	354
第四章 “四〇〇号”	359
一九四三年五月的插曲	359
第五章 雕像与木偶（一）	367
叶林涅克夫妇	367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367
我的遗嘱	368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370
维苏希尔夫妇	372
丽达	373
主管我的警官	374
吊裤带插曲	377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	379
第七章 雕像与木偶（二）	382
鹿克拉茨	382
“善心人”	382
“牛皮大王”	383
科克拉尔	383
勒斯列尔	383
“它”	384
斯麦唐兹	385
监狱长	385
监狱医务官	386
“机灵鬼”	386
“科林”	387
我们的人	389
斯科舍帕大叔	391
第八章 一小段历史	393
附录	398
列金卡和刑吏	398
致古斯塔·伏契科娃	402
致戈培尔部长的一封公开信——捷克知识分子的回答	403
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	406
译者后记	427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文库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周露 译



第一部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统统站起来！”

一个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的胖子，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似乎要刺穿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孩子——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全都惶恐地注视着他。

“你们坐下，”神父朝两个女孩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一对小眼睛紧盯着四个男孩。

“过来，小鬼！”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块的男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捣蛋，谁抽烟？”

四个男孩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的脸气得通红。

“小混蛋们，你们不抽烟，那么谁往面团里撒烟末的？不抽烟吗？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没听见我的话吗？翻过来！”

三个男孩自动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口袋的线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什么也没找到，便转而逼视第四个男孩。他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干吗像木头似地站着？”

黑眼睛男孩强压住心头的仇恨，瞧着神父，低声回答：

“我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手摸摸缝死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谁搞的恶作剧——糟蹋面团了！你以为这次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不，小鬼，没那么容易。上次是你母亲恳求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饶不了你。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耷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去神父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父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掏出一撮烟末，撒在神父家准备做复活节蛋糕的面团上。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校门口最下面的一层台阶上。他想，母亲在税务官家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他又那么关心，这下回家该怎么跟母亲说呢？

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全怪这该死的神父。可为什么我要撒烟末呢？都是谢廖沙怂恿我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可恶的老畜生撒一把。’这不，真的撒上去了。现在谢廖沙啥事也没有，而我呢，却很可能要被开除。”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了仇。有一天，他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

“不准回家吃饭”。为了不让他独自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淘气，便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保尔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瘦瘦的，穿着黑色的上衣，正在讲解地球和天体。保尔惊奇地张大嘴巴，听着他讲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跟地球也很相像。他觉得非常惊讶，真想站起来跟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可是他生怕挨罚，没敢问。

保尔是信教的。她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他坚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以前的事。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总是给他打满分。祈祷文、《新约》和《旧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哪种东西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父。到了下一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了手。一得到允许，他便站起来问：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突然他被瓦西里神父的尖叫声打断了话头：

“混账东西，你胡说些什么？原来你是这么学圣经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分辨，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后，给撞得鼻青脸肿和吓得半死的他，已经被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回到家，保尔又遭到母亲的一顿痛骂。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从那时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父。既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任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神父这顿没来由的体罚。他把仇恨埋藏在心，不露声色。

后来这男孩还受到瓦西里神父许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神父就把他赶出教室，接连好几个星期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此不再过问他的功课。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补考。他们在厨房等候的时候，他把一撮烟末儿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团里。

谁也没看见这件事，但是神父还是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全都拥到院子里，围住保尔。他脸色阴沉，一言不发。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可又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低沉的嗓音把保尔吓得打了个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面色苍白，双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多大了？”

“十二了。”母亲回答。

“也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干活的时候管饭，当班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许偷东西。”

“瞧您说的，他不会的！他绝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母亲慌忙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命令说，随即转身关照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齐娜，带这男孩到洗碗间去，让弗茹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冲保尔点点头，就穿过大厅，朝通往洗碗间的边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一面紧随其后，一面低声叮嘱：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可要勤快点，别让自己丢脸啊。”

她用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忙得一塌糊涂：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碗碟和刀叉，几个女工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不住地在擦这些餐具。

有个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儿，长着一头蓬乱的火红色头发，正在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碗碟的大锅里开水正冒着蒸气，弄得整个屋子热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的时候，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楚。他愣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站到哪儿。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跟前，拍拍她的肩膀，说：

“弗茹霞，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顶格里什卡。你告诉他干些什么吧。”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名叫弗茹霞的女工，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然后看了一眼站在他面前的弗茹霞，等候她的吩咐。弗茹霞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好像在估摸他能干什么活，接着把从胳膊肘上滑下的袖子卷起来，用悦耳动听的、浑厚的声音说：

“小兄弟，你的活挺简单：每天清早把这口大水锅里的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照看。另外，活儿紧的时候，帮着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兄弟，活儿够多的，你会累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重音放在字母“a”上。保尔听到这种口音，又看到她那长着翘鼻子、泛着红晕的脸，不知怎么心里高兴了些。

“看样子，这位大婶挺和气。”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壮起胆子问弗茹霞：

“大婶，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呀？”

保尔说到这里，洗碗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弗茹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茹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气，保尔看不清弗茹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问一个男孩：

“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那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

“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一件件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也别留下。咱们这儿就讲究这个。那些老爷们对刀叉审查得可仔细了，只要看到一点脏东西，咱们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会把你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老板可是个男的。”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

“孩子，咱们这儿的老板是个摆设，是个大草包。什么都由他老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会知道的。”

洗碗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信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信说：

“快点干，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可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茹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喂，这么着吧，”他伸出一只大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照管好，可你瞧，现在一个熄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且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动手烧茶炉。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未像第一天干活这样卖力气。他知道，这儿可不是家里，在家可以不听妈妈的话。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那两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刻就冒出了火星。接着他提起两桶脏水，飞快地倒进污水池，然后往大水锅底下添些木柴，把湿抹布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到下面的厨房去。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妮西娅，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

“嘿，这孩子不一般，干起活来像发疯似的。准是实在没法子，才打发来做工的。”

“是啊，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弗茹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很快就会偷懒的，”鲁莎反驳说，“开头都很卖力……”

保尔手脚不停地干了一个通宵，精疲力竭。第二天早晨七点，他把两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子。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已经弄得妥妥帖帖，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

“喂，傻瓜蛋！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七点才换班呀。”

“谁乐意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你可得六点就来。要是再啰唆，立马叫你脑袋上起个大疙瘩。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一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完班的女工们都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寻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才强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

“老实点，别吓唬人，要不然自讨苦吃。明天我就七点来，要说打架，我不会输给你。如果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个硬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那好吧，咱们走着瞧。”他嘟囔着说。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以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现在他也在干活，谁也不能说他是吃闲饭的了。

一轮朝日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冉冉升起。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瞧，就在眼前了，就在列辛斯基家的庄园后面。

“妈妈大概起来了，我呢，下工回家了。”保尔想到这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加快了脚步。“学校把我赶出来，结果倒也不坏。在那儿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不会让我安生；现在我真恨不得啐他一脸唾沫。”保尔这样思量着，已经到了家门口。在推开小院门的时候，又想起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非对准他的狗脸狠揍一顿不可。要不是怕给赶出来，

我恨不得当场就揍他。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母亲正在院子里生茶炊，一见儿子就不安地问他：

“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要提醒他什么，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望过去，他看见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背影。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吗？”他惊慌地问。

“昨天回来的，往后就住在家里了。他要到机车库干活。”

保尔犹豫不决地推开房门，走进屋子。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对着保尔。这时他扭过头来瞧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呵，撒烟末的好小子回来了？呵，干得真不错！”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准没好结果。

“阿尔焦姆已经全知道了，”保尔想，“他准会对我连打带骂。”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显然没打算揍他。他两肘抵着桌子坐在凳子上，两眼盯着保尔，不知是嘲讽还是鄙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学完了所有的学科，现在却干起了倒泔水的活儿？”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专心地琢磨着一颗冒出来的钉子头。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走进了厨房。

“看样子不会挨打了。”保尔松了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原原本本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你现在就这样胡闹，往后怎么得了啊。”母亲担忧地说，“唉，咱们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我的上帝，这孩子让我操碎了心！”母亲抱怨道。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转过身对保尔说：

“就这样吧，弟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往后可要小心，干活别耍滑头，该干的，都要干好。要是再给赶出来，可要揍得你没处逃。这点你要记住。妈已经够操心的了。你这个小捣蛋，到哪儿都惹事，到哪儿都得闯点儿祸。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干满一年，我一定设法让你进机车库当学徒，一辈子倒泔水是不会有出息的。应该学一门手艺。眼下你还小，一年后再求求人看，也许机车库会收下你。我已经调到这儿，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妈再也不能去伺候人，再也不能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了。保尔，你可要注意，要好好做人啊！”

他站起来，挺直魁梧的身躯，拿起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好，然后关照母亲说：

“我出去个把钟头，办点事。”说完，一弯腰，跨出了房门。他走到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又说：

“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一天二十四小时营业。

有六条铁路线在这个枢纽站接轨。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夜里，在两趟火车的间隙，才清静两三个钟头。在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军车从各地开来，然后又驶向四面八方。这

些军列或从前线开来，或开到前线去。从前线拉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送到前线去的是一批又一批穿一色灰军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车站食堂干了两年，这两年他所能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厨房是个大地下室，里面有二十几个人在干活，工作异常紧张。十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来回奔忙。

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已经从八卢布加到十卢布，人也长得高大结实起来。这期间，他吃了不少苦。在厨房里做下手，给煤烟熏了半年，又被赶回洗碗间，因为那个权势极大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倔强的小伙计，生怕保尔为了老是挨他的打而捅他一刀。要不是干活特别卖力，比任何人都能吃苦耐劳，他早就被赶走了。

食堂最忙的时候，他像疯子一样，端着托盘，一跨四五级台阶，拼命往下面的厨房跑，然后又往上跑。

每天夜里，当两个大堂的吵闹停了下来，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打纸牌“二十一点”和“九点”，大赌特赌。保尔不止一次看到，赌台上摊着许多钞票。这么多钱并不使保尔吃惊，他知道他们每人当一昼夜班，就能捞进三十到四十卢布的小费。客人每次一给就是一卢布或半卢布，他们接着就大喝大赌。保尔非常憎恨他们。

“该死的混蛋！”他想。“像阿尔焦姆，一个顶呱呱的钳工，每月才赚四十八个卢布，我呢，只挣十卢布。他们一天一夜就捞进这么多，凭什么呢？无非是端盘子。回头就把这些钱喝掉或是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跟老板一样，是另一种人，是他的死对头。“这帮坏蛋，别看他们在这儿伺候人，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在城里过着像有钱人一样的阔日子。”

他们常常把身穿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有时也把吃得肥头肥脑的老婆领来。“他们的钱大概比他们伺候的那些老爷还要多。”保尔心里想。

他对于夜晚在厨房的角落里或食堂的仓库里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觉得惊讶。保尔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有权有势的人，那么她们在食堂里就干不长。

保尔已经窥见了生活的最深处、生活的底层，那里的腐烂味和泥沼的潮气扑面而来，他渴望了解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界。

阿尔焦姆想安排弟弟进机车库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不收未满十五岁的童工。保尔期待着有一天能离开这里，机车库那熏黑了的石砌大房子已经把他吸引住了。

他时常跑到阿尔焦姆那儿，跟着他检查车辆，尽量帮他干点活。

弗茹霞离开食堂以后，保尔越发感到闷闷不乐。

这个爱说爱笑、天性快乐的姑娘已经不在这里了，于是保尔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和她的友谊是多么深厚。现在早晨走进洗碗间，听见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在争吵叫骂，他便感到某种空虚和孤独。

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他眯起眼睛，望着炉火。炉火烤得他暖烘烘的，真舒服。洗碗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不知不觉，他的思绪回到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上，他想起了弗茹霞。当时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沿着楼梯往下走，要到厨房去。在转弯处，他好奇地爬上柴堆，想看看储藏室，因为赌博的人通常聚在那里赌钱。

那儿赌得正欢。扎利瓦诺夫坐庄，他兴奋得满脸通红。

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保尔回过头，看见堂倌普罗霍尔正往下走。保尔连忙钻到楼梯下

面，等他走进厨房。楼梯下面黑漆漆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普罗霍尔拐了个弯朝下走，保尔看见了她的宽肩膀和大脑袋。

正在这时，又有人从上面跑下来，脚步轻盈而急促。保尔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嗓音：

“普罗霍尔，等一下。”

普罗霍尔站住了，回头朝上看。

“什么事？”他咕哝着问。

那人走下楼梯，保尔认出是弗茹霞。

她拉住堂倌的袖子，压低嗓门，结结巴巴地问：

“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然抽回手。

“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吗？”他恶狠狠地说。

“可人家给了你三百卢布啊。”弗茹霞勉强抑制住自己，没有放声大哭。

“你说什么，三百卢布？”普罗霍尔嘲讽地说。“怎么，你想全拿去？好小姐，一个洗碗女工能值那么多钱吗？依我看，给你五十卢布已经够多了。请想想，你有多走运！那些年轻太太比你干净得多，又有文化，还拿不到这么多钱呢。陪着睡一夜，就挣到整整五十卢布，你该谢天谢地。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傻瓜客人。得，我再给你一二十个卢布，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只要你放聪明点，往后挣钱机会多的是，我会替你拉客的。”普罗霍尔甩下最后这句话，便转身走进厨房。

“流氓，坏蛋！”弗茹霞追着他骂，随后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听到这场谈话，又看见弗茹霞浑身颤抖，把头直往柴堆上撞，他内心的感受真是无法形容。他没有露面，也没有作声，只是猛然一把紧紧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海里掠过一清晰而明确的念头：

“连她也给出卖了，这帮该死的家伙。唉，弗茹霞，弗茹霞！……”

保尔心头对普罗霍尔的仇恨变得更深更强烈了，他憎恶和仇视周围的一切。“唉，要是我身强力壮，一定揍死这个坏蛋！为什么我不像阿尔焦姆长得那么高大健壮呢？”

炉膛里的火焰减弱了，火苗抖动着，汇成一条长长的蓝色火舌。保尔觉得，仿佛有人在朝他吐舌头，在嘲弄他，讥笑他。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炉子里不时发出的噼啪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到架子上，擦干双手。厨房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当班的厨师和打下手的女工们都在更衣室里睡着了。每天夜里，厨房里有三个小时的空余时间，克利姆卡总是跑上来跟保尔一起消磨这段时光。这个厨房小徒工跟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很要好。克利姆卡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保尔也从墙上看见了那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便头也不回地招呼道：

“坐吧，克利姆卡。”

厨房的小徒工爬上劈柴堆，躺了下来。他看了看蹲着不响的保尔，笑着说：

“你怎么啦？对火施魔法吗？”

保尔勉强把目光从火苗上移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直盯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从中发现一种无法言传的悲哀。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同伴眼里流露出这么忧郁的神情。

“保尔，你今天有点儿古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出什么事，”他闷声闷气地回答。“克利姆卡，在这种地方呆着我感到很不痛快。”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